

万物美好(外一篇)

□ 詹政伟

待在树枝上的蝉们，内心升起一股庄重感。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当初升的太阳热烈地照到蝉的身上时，老陆惊奇地发现，蝉全身的颜色变成了黑褐色，这个时候，它们的身子骨突然就变得强劲起来，枝枝节节全都像通上了电一般挺立起来。老陆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些蝉接受了阳光的力量，它们就像阳光的孩子，太阳一来，它们就满血复活了。接着，它们那透明的翅膀也振动起来，先是在原地振翅，不一会儿，其中的一只“吱”地叫了一声，是的，它开始发声了，接着它就腾空而起，飞离了泡桐树，飞到顶端去了。另外两只蝉也跟着飞走了，它们有没有一同飞去泡桐树顶端，老陆没看清，但他内心里为蝉高兴，它们终于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放声歌唱了。

老陆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蝉的生命委实不易。它从地下来到地上，这一步，它准备了至少3年、5年，最长的要17年，然后才能说它想说的话。

我的心凛然一惊，对这不起眼的小生命肃然起敬。在这个繁芜的世上生长，谁都不是容易的。

看见

楼下住了两家外地来这座城市打工的家庭，一家是河南来的，一家是安徽来的，安徽的一家是在菜市场卖蔬菜的，河南的一家是卖牛肉的，开了一个熟食摊。

安徽的那一家主要做早市，凌晨3点开始，就忙得热火朝天了，因而下午基本就闲下来了，他们的晚饭做得比较早，夏天差不多下午5时一过，他们就要开桌了。那一家男的女的都喜欢喝白酒。那白酒一开，满楼道都飘着香味，他家大多数时候都开着门，那香气就在楼道里蹿，从一楼一直飘到6楼。有时候上楼，不小心往里瞄一眼，就看见男的光着膀子，虎背熊腰，一身的腱子肉；女的穿着清凉，手臂粗壮、身材丰腴的模样。他们有一男一女俩小孩，大约五六年级的样子，生性活泼，爱玩滑板车，每天放学回家，就“嗖嗖”

地玩上一通。但还没玩几下，五大三粗的妈妈就大着嗓门喊，吃饭了吃饭了，不玩了不玩了。孩子们尽管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得顺从地回家来吃饭。大人高兴地喝着酒，小孩吃饭吃得快，吃好了，就得上楼做作业了，大人还在喝酒，喝着喝着天就黑了。小孩有些遗憾，咂巴着嘴说：“玩不成了。”那一家睡得早，通常酒喝到晚上八九点，就上床睡觉了，用女人的话讲，就是没办法。天天要早起，凌晨两点就得起来去蔬菜批发市场拿菜，再回自己的蔬菜摊点卖菜。睡晚了，就起不来了。

河南开熟食店的那家，和安徽的这一家不同，原先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有七八个人吧，但后来搬出去了，那套房里只剩下了老两口和一个小女孩，老太太是个驼背，佝偻着腰，也不知道是干活累的，还是先天就如此。他们都不爱说话，整天沉默着，偶尔会帮临时来家里的儿子儿媳整理牛肉，大多数时候则在切牛杂。一大包一大包地装在大的塑料盆里，然后一点一点地加工。看到他们如此简单粗放地生产，想想也是不大容易的。大多数时候，他们无所事事地盯着小女孩，小女孩上初中了吧，每天上下学，都是老头去接的，骑了辆三轮车，威风凛凛地来回。小女孩细胳膊细腿的，脸也尖尖的，仿若一张明星脸，身上早已寻不见祖辈的痕迹。想想也是，到了她这一代，岁月的流水早已将最初的印记冲刷得模糊。

两家人各忙各的，没矛盾，也不热络。和我们这些本地人的生活一样，是的，他们早已融入了平湖的生活，不知不觉也成了平湖人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估计连他们也不会说自己是河南人和安徽人了。

我和他们打交道是有一次家里的水表坏了，需要底楼两户人家配合一下，我去和他们打招呼时，顺便聊了几句，问他们现在还回不回安徽、河南老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回啦，家里人都搬出来了，回去也没多大意思了。

临了，他们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平湖这么个好地方，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太多了，来了就真的不想走了……

秋天，是大地的出版物

(组诗五首)

□ 蔡幼玉

一、落叶

落叶
是一首散文诗
字、单词、长短句
随风飘洒纷纷扬扬
遣词造句精炼优美
把秋意表述得清凉宜人

初霜，是连夜赶来拜读的
最早的读者
晨风煽情
形散神不散的主题核心
把大地感动得五颜六色

二、秋风

秋风
是一把金色的梳子
梳到之处一片金色
稻田是它的亲妹
从春天跳跳蹦蹦过来了
到了待嫁的芳龄
银杏也有了征婚的心思
片片心形的信笺
充满真情和爱意
交给斑鸠、八哥
四处散发、投递

三、秋雨

秋雨
是忧伤的代名词
你的初恋是油菜花
金色的掌声曾响彻田野
到了夏天
你俩的爱意渐浓、热辣滚烫
可如今，它却远嫁他乡
好想告诉你：失恋没关系
只要太阳翻越暮色苍茫的群山
明天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四、秋水

秋水
是一篇华章，长篇抒情
一个河埠就是一个标点
凋落水底的菱角是它的伏笔
水路蜿蜒是它曲折的故事章节
蜻蜓点水是对春天的倒叙
风起波浪是它起伏的情节
水鸟翱翔是它灵动的角色
秋水是水乡的传世大作
大都发表在《秋季》杂志

五、秋天，是大地的出版物

秋天
是大地的出版物
蝉鸣收场，大雁南迁
是它隆重推出的主旋律
桂香伴秋雾是它的封面
满目枫叶权作它的封底
麦垄条条是它特有行距
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
是它该有的版面中缝
公鸡打鸣是它早间新闻
一块块自留地是各地趣事
枝头黄鹂是它灵动的插图

从收稿到定稿、编辑
太阳的金胶轱一转
就是一份
大地新出版的金秋出版物

律诗四首

□ 曾江保

夜感

身似庐边草，飘飘吹过墙。
尚怜横浦雁，多写满空光。
晓梦谁能寄，箫声几度凉。
惺惺叹旧志，笔下减清狂。

清秋(新韵)

手挽秋风送夏阳，生疏字迹夜苍苍。
青衫未许人如雁，枯笔重搦纸似霜。
心有微吟惊意气，云无远虑话轻狂。
南归何计拾铅字，明月一轮照客窗。

误“籍”嘲(新韵)

一上高楼雨又倾，孤鸿归去笑平生。
常因南岭误籍贯，竟把西湖说洞庭。
街巷入车缓缓，窗台风定雨声声。
阶前疏影吟长夜，不看青灯看奋冥。

感遇

风烟薄暮两相催，负篋天涯泥一杯。
明月何期难拂拭，此身多愧久低徊。
千山跋涉犹能远，万里行吟孰可猜。
试问沧浪谁似我，闲酣中醒事还来。



秋意染枝
王强摄

莫家塘：外婆的澎湖湾

□ 毛建良

满衣领。可我们不小心踩塌了花垄，被一位老人举着扫把追：“小调皮！再糟蹋菜花，告诉你们外婆！”我们边跑边笑，田野间满是欢乐。

六月，塘水暖了起来。我们光着身子扎进水里，惊得青蛙纷纷跳水。妹妹们则坐在石阶上捞虾，竹篮里满是蹦跳的虾米。外婆在岸上喊：“快上来，日头毒，小心晒脱皮！”这时，小舅哼着《黄土高坡》，划着船从芦苇荡出来，喊着：“摘西瓜去！”在瓜田，小舅教我们挑西瓜：“像敲堂鼓那样，敲着砰砰响的才甜。”摘下的西瓜浸在塘里，游累了就趴在船帮啃，又甜又沙。嘴馋的时候，就跟着大舅去撒网。渔网刚沉进水里，就有鱼尾巴“啪”地甩水花。那天偷钓被人发现，我们提着鱼篓钻进菜花田，裤脚挂满了苍耳。晚上，外婆特意炖了鲫鱼豆腐汤，奶白的汤在锅里咕嘟着，她一边骂我们是“皮猴子”，一边把鱼肚子一夹进我们的碗里，眼里满是宠溺。

秋风拂过，稻浪起伏，塘边的柿子红似灯笼。我们像猴子般爬上树，吃得满嘴通红。外婆举着竹竿吓唬：“还没熟透，多吃嘴巴要‘锁住’的！”可转身又往我们兜里塞煮熟的菱角。木桶船在塘边晃悠，我趴在船边摘菱角。外公在稻田

里劳作，我就蹲在田埂上逮蜻蜓，草帽被吹进塘里，急得我直跺脚。

初雪降临，莫家塘银装素裹。我们在晒谷场堆雪人，表弟给雪人插胡萝卜当鼻子。夜里，一家人围坐铜脚炉，炭火噼啪，外婆讲着过去的故事。我蜷在竹椅里打盹，脚丫被炭火“烤”得通红。

去年清明，我带家人游明湖公园。郁金香开得绚烂，一群孩子牵着风筝线跑过外婆家旧址。望着河边的老柳树，我不禁猜想：这棵柳树，会不会就是外婆家塘边的那一棵？草坪上，莫家塘生产队仓库场的记忆浮现，当年生产队长队的哨声、广播里《牧羊曲》的旋律，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昨夜，我梦到自己坐在木船上，小舅竹篙一点，船便荡进菜花海。外婆站在岸边招手，蓝布衫被风吹得鼓如船帆，白发耀眼。醒来时，枕头已经湿了一片，耳边似乎仍有水波拍岸声。

窗外，秋雨滴答，雨声和《外婆的澎湖湾》的歌声交织成回忆的乐章，我似乎看见小木船还在金灿灿的花浪里漂荡，渔网晾在柳树上滴答着水，外婆的蓝布衫兜着四季的风，从春到冬，怎么吹也吹不散。



秋意染枝
王强摄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周末的午后，任贤齐的歌声伴着秋雨飘入耳畔，我的思绪也随之回到了莫家塘。

莫家塘，位于平湖城南，整体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西侧中段则像手枪形状，与东西向的村庄小河相连，村民们世代临河而居。如今它已是明湖公园的草坪，但在我心中，它永远是“外婆的澎湖湾”。那里，塘水映着蓝天白云，蜻蜓静立在晾衣绳上，外婆穿着蓝布衫，端着木盆，沿着石阶缓缓而下，画面温柔且充满着恋。

小时候，每年暑假的第一天，我就催着母亲带我和妹妹去外婆家。我们从马厩上轮船，到曹兑港下船后，沿着坑洼的机耕路往东南方向走一段路，就到了外婆家。

外婆家在莫家塘西侧，两幢白墙黛瓦的平房，屋檐微微上翘，墙根爬满青苔，一进门，就能闻到满屋子的樟木香。房梁上悬着装满鱼虾辣椒的竹篮；墙角的陶罐里满是外婆腌的咸菜。傍晚炊烟升起，混着饭菜香，飘散在莫家塘上空。

初春时节，塘水还带着凉意，田埂上的油菜花却已漫过了田埂边。金黄的花浪轻拍塘岸，蜜蜂在花间忙碌。我和表弟猫腰钻进花田，花粉沾